

史海钩沉

彭泽县令

郭良正

现今的县长,历史上称为县令。县令因上通天皇上,下管黎民百姓,接触面非常广泛,谈及历史,县令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

彭泽,在西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始建县治,是一个历史非常久远的县域。

东晋时期的陶渊明,41岁时出任该县县令。此前,陶渊明已历经四次“学仕”,阴差阳错的没学好,这次再来学一把。上级安排了个督邮,来检查他的施政成效时,县办主任请他冠带迎接。不知他和该督邮从前有过节,还是咋的,不愿见这位督邮。于是,择路离去,自此拜别了官场。还为此写了篇《归去来辞并序》以示其志。后人谈及为官,对这篇作品,倒是津津乐道。

八十来天的陶县令,政绩如何,尚不明确,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爽快性情,倒影响到后来一千多年部分为官者的世界观。

别的不说,但就彭泽县的县令来讲,有好几任,与陶县令有几分相得益彰之处。

狄仁杰是我国历史上的名相,因遭诬陷入狱,定为死罪。经多方周折,得武则天赦令,免死,贬为彭泽县令。去上任时,适逢彭泽大旱,颗粒无收,狄县令奏请皇上减免租税。武后碍于他体恤民间疾苦,予嘉奖。在狄开仓放粮和生产自救多措并举下,大批百姓免于饿死。

狄仁杰在彭泽为官四年,勤政为民大见成效,百姓建狄梁国公祠,以怀念狄公盛德。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程凤金出任彭泽县令。他颇有陶渊明避风,凭自己清廉自持的品行,治理的县域“狱无冤滞,庭无私谒”。当御史大人前来巡视时,程县令的作为反而没得到御史的认可,并有问罪举动。程县令给属下说:御史的权威,来自于他能撤我的职。我辞职好了,他在我这就没权威可言了。于是,赋诗一首:“平生性拙天知我,三载无能我愧官。今日铨衡公论定,好归旧隐理鱼竿!”往县衙门上贴,走人。御史一看事儿闹大了,派人去追。他对来人说:“再去岂值一文。”真的就此致仕了,这个程县令也够耿直的。

清乾隆年间,彭泽县令走马灯似的频换,政务没法办理,在秦锡璋到任时,案件积压如山。秦县令日理万机,每遇下乡公务,自带饭筒,佐以盐菜,绝不扰民。终于剔除了弊端,惩办了奸究,史称他“莅县者,清廉以公为最”。因积劳成疾病逝在任上,死后无任何积蓄,靠县民乐助银两,得以安葬。送葬日,白衣冠送行者达数千人众。

县令文化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官文化,泾渭分明的分为忠廉和贪奸两种类型。从以上案例来看,彭泽这个地方,与前者密切相关。是彭泽这个地方养忠廉,还是忠廉光大了彭泽的人文历史,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灯下漫笔

塬上唢呐

姚永刚

他就暂留在西大寨。村外场上的麦秸柴草垛,被他偷偷掏了个洞,便有了栖身的窝。心中了无牵挂,老胡过得倒也自在。没有业务时,他就和村里的孩子们胡耍嬉闹,讲一些情节跌宕、亦真亦假的传奇故事,更多的时候,还是卖弄他那精湛唢呐吹技,讨孩子们从家里给他拿玉米馍吃。

老胡吹唢呐,技艺真的高。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小,不懂那么多,只觉得老胡吹的曲调好听,三天两头有人请他去吹奏,一去好几天。他一回到麦场上,只要唢呐声一响,就会招来一大群孩子围着他前呼后拥。他从破棉袄里摸出一大把形色各异的水果糖,散给孩子们。在孩子们的吸溜吸溜声里,他继续胡乱吹侃,讲他吃宴席时受到的排场待遇和闹新媳妇的乐事。对于他这个孩子王的话,我们半信半疑,权当笑料。

如今想来,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听他吹唢呐了。腊月的塬上,麦草垛旁,我们仰着被西北风吹得红通通的小脸蛋,看那青蛙声囊一鼓一瘪的腮帮,伴着手指的轻点长按,就有好听的曲子从那二三尺长的唢呐里飞出。音色干净纯正,音量激昂高亢,透出西北汉子的热烈奔放和狂野躁动。唢呐声声,追逐着冷风四下乱窜,钻进层层梯田围绕的沟壑里,满山满川都喜气洋洋。

彼时,我真的奇怪,像老胡这种人,怎么会吹唢呐,而且成了名吹。我也曾斗胆打趣问过他,他天南地北一番,没个靠谱的话,用“跟着高人学会的”糊弄过去。

塬上的西北风格外凛冽狂野,格外变化无常,能把老胡的唢呐声传遍高原,也能让昨天还是暖阳高悬,今

天就是冰封大地。漫天飞雪里,除夕更近了。互助互帮之后,各家各户各自奔忙。我们也在大人的束缚下,囿于四角屋檐的空间里,赶着做完寒假作业,只等正月一到,就扛着社火彩旗,去杨凌看秦腔大戏了。

那年,不知道老胡怎么过的年,不知道老胡后来去了哪里。

——老胡彻底被遗忘了。

岁月变迁,世事难料。30多年过去了,站在曾经的塬上,层层梯田依然如昨,物是人非的境况里,往事如渭水之悠悠而过。不知道老胡尚在世否。或许,他后来大器晚成,儿孙绕膝,尽享天伦。或许,他躲在某个养老院的向阳角落,在辛酸的往事里聊以慰藉。抑或他早已长眠在塬上的黄土地里。无论结局怎样,老胡那激昂的唢呐声永远徘徊在西大寨的上空。

世间总有奇迹,让人心生惊喜。有时是一段跨越年龄的交心交情,有时仅仅是一面之缘,有时是终生的刻骨铭心,都能让生活泛出一抹亮色。就像老胡之于我,犹如旅途上相向而行的两列火车,交流虽在擦肩而过的一瞬间,却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这些极其有限的往事片段,和其他记忆的碎片一起,让后来迁居河南的我常常想黄土高原上的童年时光。倘若老胡在世是一种奇迹的话,我宁可相信这种奇迹会发生。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并不知道老胡的真正大名,只记得他满脸胡茬,出于行文方便,姑且这么称呼他。



丽锦接天(国画)代礼胜

诗路放歌

雪落(外一首)

任崇喜

今夜 大地吞吐着
鹅毛般的白翎衣
盖于黄河的咽喉地带

静静聆听 飞翔的雪蝶
从天空深处飘来
神秘而轻柔的舞姿
在如梦似画的旅途中
透出岁月的流音

听一片洁白的禅意
听一片美妙的天籁
听雪重返家园的呢喃

听雪佐证生命的坎坷
听雪暗示死亡的艰难
听雪与春相约的承诺

听雪 收藏温暖
与心灵交谈的纯净之声
我的灵魂 大雪纷纷

我们整整一生聆听的
其实只是雪花
一些是苦 一些是甜

一朵桃花

尘土卷起阳光,在黄河滩
桃花紧接雪花,枝头的枯槁
表情严肃,一眼望穿
掩饰不了,内心的火焰

穿行树间,花香跟不上
风的脚步,减缓速度的寒
脚步停不下来,一点
一点前进的是:暖

被雪覆盖的麦苗,距离金黄
的麦粒不远,急于呐喊
季节的谢意,偶一转眸,只看见阳光
驰骋笑意,流淌的河水
漫过思念的草原

一朵桃花的
笑脸,高过一个春天



山村学堂——我在寂寞地唱歌(摄影)张悦

新书架

《摄影去了大街上》

吴克成

这是一本通俗的摄影鉴赏类图书。书中既有知识性的介绍,比如把摄影作品放在摄影史中,分门别类介绍重要的摄影流派以及代表摄影大师,也有作者从个人角度去鉴赏世界经典摄影作品的部分。在这本书里,你会发现艺术其实没有那么高不可攀,没有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它也有爱情的八卦、人生的苦难,它能让你的心酸也能让你笑翻天。

如果你对摄影或艺术有一点点兴趣,那么这本书就适合你。它用调侃幽默的文字,轻松道来摄影史上著名的摄影家与流派,解读百余幅经典摄影作品,帮你快速拥有艺术史的谈资!

如果你是资深的摄影爱好者,这本书也适合你一读。它梳理了百年摄影史中重要的人物与故事,帮你轻松掌握摄影世界的脉络与蓝图!

微型小说

王九筒

赵登科

“行……怎么玩都行。”

王九筒抓好后十三张麻将后,立马把麻将扑着。王九筒叫来儿子,问是不是他做的。儿子哼了一声,鼻孔冒出两串白气。王九筒扛起刀,猛地一挥,儿子的右胳膊掉了。王九筒眼睛都没眨,在场的无人不瞪眼张口。

王九筒的名气越来越大,兄弟增到一千多人。春雨后的一天,八筒对王九筒说:“九筒哥,咱很久没出去活动了,弟兄们都快渴死了。”王九筒浅浅一笑,说:“你带上蛇皮袋,今晚跟我出去一趟。”

王九筒他们去了梅县最大的赌馆,八筒拖住他,说:“九筒哥,咱还是别去了,这点钱还不够玩一局呢!”王九筒听似没听,径直走了进去。

老板看王九筒蓬头垢面,布衣破鞋,便丢下一个袁大头,摆摆手说:“走吧!别嫌少了。”王九筒掏出枪,把袁大头打了个大窟窿,嚷道:“老子是王九筒,不是来要钱的,只想好好玩几把。”老板哆嗦着身子,说:

连载

这是集电子、服装、化妆品、百货等为一体的综合商场。全部逛下来,需要大半天。

许爱喝着果茶,看着商场内人山人海,“其实,我们没必要老远跑来这里买手机。”

“我想顺便买衣服。”林深说。

许爱恍然,原来如此。

喝完了果茶,二人先去了卖电子产品地方,在一处柜台前停下,林深似乎有目标而来,指着一款手机对服务员说:“拿这一款,红色的。”

服务员多看了林深两眼,态度良好地拿出了那款手机递给他。

林深摆弄了片刻,递给许爱,“这款怎样?”

“这是最新款!”许爱接过手机,偏头看着他,“买了它,你的宣传费就白省了。”

“你喜欢就好!”林深转过头,“开票吧!”

许爱眨眨眼睛,没反对。

服务员欢喜地开了票,然后询问是刷卡还是现金,林深将一张卡递给她,她笑着拿着走了。

没等多大一会儿,那服务员就回来了,将卡还给林深,对他说:“先生,没用您的卡付款,有一位先生听说这手机是给您女士买的,便付了款。”

林深一愣,“那位先生是什么人?”

许爱也好奇,还有人抢着付款的?

服务员微笑,“那位先生姓苏,我想回来询问一下,他说认识这位女士,不用问了。”

“姓苏的先生?”许爱想不起来认识哪个姓苏,“他叫什么名字?”

服务员摇头,“那位先生让我告诉你一句话,说您身体既不好,就该多休息,不要随意出来。他可不想下次再在医院碰到您。”

医院?许爱忽然一惊,“苏哎?”

将人交给你了

怎么是他?苏哎?为什么?

许爱不解,大脑快速地转着,但她认识的姓苏的先生,还在医院听说过,除了他,还能是谁?她对服务员瞪眼,“他在哪里?”

“那位先生付完款就走了。”服务员将一部崭新的手机包好,推到许爱的面前。

许爱脸色不好看,盯着手机,似乎要盯出一个窟窿。

“先生、女士,还有别的需要吗?”服务员微笑着看着二人询问。

许爱忽然抬头,看向一旁的林深。

林深面上看不出什么情绪,手指捏着卡边,见许爱看过来,他笑了一下,极淡,“既然有人给你买了,看来我这一笔宣传费还真是不得不省下了。”

许爱顿了片刻,伸手拿起手机,也笑了,“是啊,省下了难道不好吗?”

林深忽然转过身,向外走去,“走吧!”

许爱跟上他,走了几步,忽然停住,问他:“你不是还要买衣服吗?”

“我想起来还有些事儿,衣服不买了,去公司一趟。”林深头也不回地说。

许爱看着他后背,“那我……”

“你不用跟我去了!”林深说



着,已经出了商场的大门。

许爱攥着包的手紧了紧,跟出商场大门,见林深已经打了出租车离开了。她站在商场门口,人山人海,看着出租车淹没在车流中。

站了许久,许爱又转身回了商场。

重新来到买手机的地方,许

爱将手机拿出来,放在柜台上,对那服务员说:“我不认识那个人。麻烦你将这部手机还回去!”

那服务员一怔,微笑地摇头,“不好意思女士,那位先生已经走了。”

“我不管他走没走,这部手机,既然是你通过他付款买的,麻烦你还回去!”许爱看着她。

那服务员保持微笑,“您刚刚既然已经说出了那位先生的名字,自然是认识他的。您若是想还回去,只管去找那位先生就是。”

许爱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你们商场接受投诉的吧?”

那服务员面色微变。

“未经客人允许,便私自用别人的卡购买赠送东西,这是你们商场的经营之道?”许爱敲着柜台,“是我去投诉,还是你自己处理?”

那服务员一时左右为难。

“嗯?”许爱看着她。

那服务员踌躇片刻,道歉,“对不起,女士。那位先生和我们商场的老板是朋友,给您这款手机付款时,恰巧他们路过。那位

先生说给您付款,老板没说什么,所以,我……”

“我知道了!”许爱打断她,“既然他和你们老板是朋友,那么这款手机就麻烦你交给你们老板处理吧!”话落,她拿着包转身向外走。

“女士等等!”那服务员追了出来,拦住她,“这款手机是最新款,您反正也需要……”

许爱冷笑,“我需要就必须留下吗?什么道理!”

那服务员一时无言,不知道再如何劝说。

许爱绕过她,快步出了商场。

街上人潮汹涌,车流嘈杂。许爱漫无目的地走了一段路后,看见一家咖啡厅,走了进去。

随便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一杯咖啡,全无心情地看着街上来往的车辆行人。

经此一事,苏哎是她男朋友的事情,算是在林深心里坐实了吧?

坐实了也没什么不好,他跟程妍妍在一起才更安心理得。

这三年,她追着他的目的

一直很明确,尤其开始还大张旗鼓地追他。她的心他怎么会不明白?林深又不是傻子。可是一直不接受,是真的不喜欢。

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又有什么办法!

咖啡从热变暖再渐渐变冷,许爱忽然觉得,她就跟这咖啡一样,三年来,渐渐地消磨得冷了。

一口气喝了冷掉的咖啡,拿出手机,给孙品婷打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那边快速地挂断了,接着,一条短信发过来,“什么事?我上课呢!”

“别上了,出来跟我买衣服去!”许爱发过去。

“哎哟喂,大小姐,今天是礼拜几?你没病吧?怎么突然想买衣服了?上个礼拜我拖着让你去买衣服,你死活都不去。”

“今天就想买了!”

“服了你了!”

“到底行不行?”许爱又发过去追问。

“好吧!去哪里买?说个地址。”孙品婷似乎犹豫了一会儿,答应了。